

朱子學文獻大系 歷代朱子學著述叢刊

近思錄專輯

第一冊 泳齋近思錄衍註 近思錄集解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朱子學文獻大系 歷代朱子學著述叢刊

嚴佐之 戴揚本 劉永翔 主編

近思錄專輯

第一冊 泳齋近思錄衍註 近思錄集解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泳齋近思錄衍註 近思錄集解/[宋] 楊伯岳 [宋] 葉采著;程水龍校點.—上海: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2014

朱子學文獻大系·歷代朱子學著述叢刊·近思錄專輯/嚴佐之 戴揚本 劉永翔主編

ISBN 978-7-5675-1820-9

I. ①泳… ②近… II. ①楊… ②葉… ③程… III. ①理學—中國—南宋 ②《近思錄》—注釋 IV. B244.7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036234 號

泳齋近思錄衍註 近思錄集解

(朱子學文獻大系·歷代朱子學著述叢刊·近思錄專輯 第一冊)

著者 楊伯岳 葉采

校點者 程水龍

項目編輯 呂振宇

審讀編輯 李劍雄 但誠

裝幀設計 高山
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

電話 021-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-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-62865537

網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門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郵編 200062

門市(郵購)電話 021-62869887

網店 http://hdsdcs.tmall.com/

印刷者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

開本 890×1240 32開

印張 15.25

字數 284千字

印次 2014年12月第1版

版次 2014年12月第1次

定價 45.00元 ISBN 978-7-5675-1820-9/B·838

出版人 王焯

(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質量問題,請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調換或電話021-62865537聯繫)

本書爲

二〇一一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

二〇一三年度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

朱子學文獻大系編輯委員會

學術顧問

安平秋 陳 來 束景南 田 浩(美國)
林慶彰(中國臺灣) 吾妻重二(日本)

總策劃

朱傑人 嚴佐之 劉永翔

總編纂

嚴佐之 劉永翔 戴揚本 顧宏義

朱子學文獻大系總序

從一九九三年起，至二〇〇七年止，我們先後策畫，相繼完成了朱子全書、朱子全書外編的編纂和出版，把朱子本人的撰述、編著與注釋之作，及其指導或授意門人弟子的撰著、纂述，作了一次元元本本文獻清理和集成。而除此之外，這整整十五年來的收穫，還有我們對朱子學說及其歷史意義認識的不斷更新和逐步深刻。

朱子是繼孔子之後，儒家思想文化史上成就最卓越的學者和思想家。近半個世紀前，錢穆先生在朱子學提綱中提出：「在中國歷史上，前古有孔子，近古有朱子，此兩人，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，留下莫大影響。曠觀全史，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。」朱子建構的理學思想體系，博大精深，不僅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，而且對其身後長達七百餘年的中國，乃至日本、朝鮮等東亞諸國的思想、學術、社會、政治，都產生了深刻、巨大、恒久的影響。而此影響在思想學術史上留下的顯著印跡，就是後世學者鮮能繞開朱子說事，要麼尊朱、宗朱，要麼反朱、批朱，「與時俱進」的朱子思想研究，成爲

貫穿數百年學術史無時不在的主題和主軸。於是，有學者甚至認為，「在朱熹以後，理學就成了『朱子學』」，朱子就是「理學傳統中的孔子」。這樣的評價，雖然未必「真是」，卻亦庶幾「真事」。推而論之，則所謂「朱子學」，固然是指朱子本人的思想學術，卻又不止是其本人的思想學術。按照陳來先生的說法，朱子留下的豐厚著述與精緻學說，以及七百餘年來，他的同道學友、門人弟子與後世尊朱、宗朱學者，對朱子著述、學說的闡發與研究，即「整體地構成了現如今我們所研究的『朱子學』」。作為整體、通貫的朱子學，其學術範疇不僅涵蓋易、詩、禮、四書等傳統經學領域，更涉及哲學、史學、文學、政治學、教育學、社會學、文獻學等諸多學科，既是一座內容廣闊、內涵精深的傳統思想寶庫，一份極富開掘意義和傳承價值的文化遺產，也是一門具有多學科交叉特色的名副其實的綜合性專學。

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，海內外學術界對朱子學研究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興趣和關切，發展迄今三十餘載，已獲長足進步。但綜觀現狀，反思自省，我們的研究及取得的學術成果，與朱子學本身所應該享有的研究規模和研究程度，還很不相稱，若衡之以「整體、通貫」的要求，則該研究領域中的很大一部分，甚至還未曾涉及過。近年來，關於推進整體、通貫的朱子學研究的想法，逐漸成爲學界的一個共識。如以朱子學爲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，在大陸、臺灣、韓國等地數度舉辦，如朱子學通論等朱子學研究專著相繼問世。而「中華朱

子學會」、「朱子學學會」等全國性學術團體的成立，則意味著一個「學術共同圈」的初步形成，以及作爲一門獨立學科的朱子學研究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。學者們指出，新時期朱子學研究的任務，就是要規劃對宋、元、明、清各個朝代的朱子學，以及每位朱子學家的重要的見解進行分析，把他們流傳下來的書籍、文獻進行整理、研究。而後者，即對歷代朱子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，無疑是前者的先行和基奠。

認識漸趨深刻，遂生自覺擔當。在完成朱子本人撰述的文獻集成之後，我們有意再接再厲，把歷代朱子學文獻整理研究工作繼續下去。先是在朱子全書外編書稿殺青之際，我們就曾醞釀用傳統的「學案體」來編纂歷代朱子學者的相關學術文獻。後來朱傑人教授主編影印朱子著述宋刻集成，又提出編纂出版「朱子學文獻大系」的構想。不過那幾年忙於編纂整理顧炎武全集，既分身無術，也分心不得，只能把研究計劃暫擱心頭。故而，當顧炎武全集一旦脫稿，此事也就順理成章地提上了議事日程。二〇一〇年末，我們開始循著「朱子學文獻大系」的思路策劃課題；翌年初春，確定以華東師大古籍研究所爲主體，組建科研團隊，以「朱子學文獻整理與研究」爲課題，擬訂科研規劃。是年初夏，課題被納入當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第二批招標目錄；秋十月，經過競標面試，以嚴佐之教授爲首席專家的「朱子學文獻整理與研究」課題正式獲批立項；冬十二月，課題論證會在華東師大

召開，經專家組評議審定，規劃通過論證，項目正式啓動。按照課題規劃，「朱子學文獻整理與研究」課題，凸顯文獻整理與研究並重的特色，旨在從理論和實踐二個方面，構建一個符合整體、通貫的「朱子學」學科內涵和特點的「朱子學文獻」分類體系，並從浩若煙海的歷代典籍文獻中，梳理出屬於「朱子學」學科範疇的基本文獻資料，打造一個集「朱子學文獻」大成的信息大平臺。爲此，課題設計了「歷代朱子學研究著述集萃校點」、「歷代朱子學研究文類輯錄校點」、「歷代朱子著述珍本集成影印」、「朱子學專科目錄編撰」和「朱子學文獻專題研究撰著」等項子課題。各項研究的最終成果，則將結集爲一部開放性的大型叢書朱子學文獻大系。

朱子學文獻大系下轄歷代朱子學著述叢刊、歷代朱子學研究文類叢編、歷代朱子著述珍本叢刊、朱子學文獻研究學術文庫四部不同類型的叢書，故稱之「大系」。其中歷代朱子學著述叢刊，擬按學科、著述或學術議題分編專輯，如「朱子經學專輯」、「朱子四書學專輯」、「朱子近思錄專輯」、「朱陸異同專輯」等，以集中提供經過精選精校的歷代朱子學重要研究著述的閱讀文本。歷代朱子學研究文類叢編，擬按專題分類輯集散見於各種典籍的朱子學研究篇章，如序跋、劄記、語錄、書信等，以集中提供經過遴選類編的歷代朱子學研究文獻散篇的閱讀文本。歷代朱子著述珍本叢刊，擬按時代分編朱子著述宋刻集成、元明

刻本朱子著述集成等，以集中提供高仿真影印的朱子著述歷代各色珍稀版本。朱子學文獻研究學術文庫，擬收入具有文獻學研究屬性的各種撰述、編著，如朱子學古籍總目、朱子學史籍考、朱子與弟子友朋往來書信編年等。朱子學文獻大系下轄各叢書都已制訂基本收書書目，但不預設收書總數上限，倘日後發現宜收之書，則可隨時補編增入，故謂之「開放性」大型叢書。各叢書均自有編例，我們但在其下屬專輯或所收撰著前撰寫序言，以交代編纂宗旨與體例，如歷代朱子學著述叢刊之近思錄專輯序，歷代朱子著述珍本叢刊之朱子著述宋刻集成序言，朱子學文獻研究學術文庫之朱子與弟子友朋往來書信編年序等，各叢書前則不再撰寫總序。至於歷代朱子學著述叢刊各書的校點體例，如底本、校本的遴選標準，專名號、書名號的使用規範，異體字、版別字的處理方法，舛誤衍闕的改字原則，以及校勘記的書寫格式等，皆一併延循朱子全書編纂陳例，在此不再贅述，若遇特殊需作變通，則在各書校點說明中予以交代。

朱子學文獻大系是我們按自己對整體、通貫的朱子學的認識，而為之「量身定制」的一個朱子學文獻庫，囿於識見，必欠周詳而不能盡如人意。好在大系是「開放」的，可以隨時吸納同道高明之見，不斷補充，漸臻完善。朱子學文獻大系的規模、體量和難度，都超出朱子全書與外編許多，這樣的設計或許有些「自不量力」。編纂朱子全書、外編用了整整十五

年，況且那時我們纔年過「不惑」，而今則已年屆「耳順」、「從心」之間，十年再磨一劍，能否一如既往，勝任始終，尚難卜知。好在整理與研究朱子學文獻並非心血來潮之念，更非趨時應景之計，而是建設與發展整體、通貫的朱子學的真切需要，是必須要做的學術事業，也好在我們有一個同心同德的學術團隊相依託，還有華東師大出版社的精誠合作。所以，朱子學文獻大系成果的不斷推出和最終成功，是必然可以期待的。

二〇一四年五月 嚴佐之

歷代朱子學著述叢刊·近思錄專輯序

一 近思錄的「被經典」與近思錄後續著述

編纂於公元一一七四年的近思錄，在經過七八百年傳播的層層累積之後，最終成爲最能代表中國古代主流學術思想的經典之一。這樣一個結果，應該是主編朱子及其合作者呂祖謙始料未及的。因爲朱子當時邀約呂祖謙在武夷山寒泉精舍「留止旬日」編纂此書的初衷，不過是想替那些僻居窮鄉而不能遍觀周、張、二程諸先生之書的讀書人，提供一部能比較準確、全面、系統概括四子思想，且又切近日用、便宜遵行的理學入門讀本。雖說書稿初成之後，他倆仍不斷書信往返，商榷編例，其取去不可謂之不審，互議不可謂之不勤，但近思錄畢竟是「十日談」出來的「速成品」。雖說朱子也自以爲近思錄詳於「義理精微」，堪稱「四子之階梯」，但畢竟還算不上他用力最勤最深的撰著，至少不能與其臨終仍

念念不忘的四書章句集注相提並論。然而，就是這麼一部原初設定的學術思想普及讀本，卻在朱、呂身後，被後世學者一步步發掘出潛藏的巨大學術價值，一步步提升到顯要的理學經典地位。這樣的結果確實很有意思，而更有意思的還有那個漫漫長長的累積過程。

回溯歷史，早在朱子生前，就已有他的講友劉清之，取程門諸公之說，爲之續錄。及其身後，近思錄注解、續補之作更是紛至競出，弟子輩中有陳埴雜問、李季札續錄、蔡模續錄、別錄和楊伯岳衍註，再傳弟子有葉采集解、熊剛大集解、何基發揮、饒魯注、黃績義類，以及三傳弟子程若庸注等。而由建安書塾刊行的無名氏文場資用分門近思錄，則表明近思錄已進入當時科舉讀物的榜單，讀者受衆勢必益多。是以近思錄在南宋後期，就已被學者視爲「我宋之一經，將與四子並列，詔後學而垂無窮者」。繼之元世，又有趙順孫爲之精義，戴亨爲之補注，柳貫爲之廣輯，黃潛爲之廣輯，學者們注解、續補的熱情有增無減，皆並尊「近思錄乃近世一經」。明初，永樂詔修性理大全，「其錄諸儒之語，皆因近思錄而廣之」，是知此書已對國家意識形態產生不小影響。只是明人注近思錄者鮮少，明世盛行的讀本，大多是周公恕據葉采集解擅改的分類經進近思錄集解。不過這樣的情勢，也多少能反映出王學時代朱子近思錄的「社會生態環境」。明季清初，學風蛻變。於是，先有高攀龍朱子節

要，江起鵬近思錄補、錢士升五子近思錄等陸續問世，其性質多屬續補仿編一類。易代之後，則有王夫之著近思錄釋、張習孔作近思錄傳、丘鍾仁撰近思錄微旨等，內容更多反思和發揮。洎此以降，終清一代，近思錄愈發大行於世，研讀成果更是層出不窮。據學者調查統計，清代近思錄研究著述多達四十餘種。其中屬注解詮釋一類的，有張伯行集解、李文炤集解、茅星來集註、江永集註、陳沆補注、劉之珩增注、車鼎賁注析微、郭嵩燾注、張紹價解義等；屬續補仿編一類的，有朱顯祖朱子近思錄、張伯行續錄、廣錄、汪佑五子近思錄、施璜五子近思錄發明、劉源涿續錄、鄭光義續錄、嚴鴻逵朱子文語纂編、黃叔瓚集朱、黃爽集說、管贊程集說、姚璉輯義、呂永輝國朝近思錄等；屬隨筆札記一類的，則有汪紱讀近思錄、李元緇隨筆、秦士顯案注、徐學熙小箋、陳階劄記、厲時中按語等。與此相應，是清人對近思錄評價的一路抬升，稱此書「直亞於論孟學庸」，以為「救正之道必從朱子求，朱子之學必於近思錄始」。如上所述，林林總總，蔚然大觀，為便宜敘述起見，且以「近思錄後續著述」概稱之。

據學者調查，歷代近思錄後續著述總數多達百種以上。然竊以為仍有佚著尚未計入，總量還有提升的可能。不僅如此，近思錄還流布域外，在古代東亞的朝鮮、日本也得到廣泛傳播，非但屢屢重刻傳抄，為之注釋者亦絡繹不絕。一部古代學術典籍，竟然獲得後世

如此恒久的關注和衆多密集的研究！這樣的故事，自然只有儒、釋、道學的「核心」經典才會發生。無怪乎梁啟超、錢穆先生，皆奉近思錄爲宋代理學經典之首選，以爲「後人治宋代理學，無不首讀近思錄」。既爲古代學術思想之經典，近思錄固然有其可以古今轉換、歷久彌新的思想意義和學術價值。然而，有意義、有價值的還遠不止於近思錄本身，七八百年來廣泛流布於中土、東亞的衆多近思錄後續著述，同樣是一大筆值得後世珍視的思想學術史寶貴資源。

二 「近思」續錄」彌補了近思錄無朱子思想資料的缺憾

近思錄是朱子的編著而非撰著，它與朱子學術思想的關係，主要在其爲近思錄篇章分卷的結構設計，及其對四子語錄的遴選審訂，體現了朱子對理學早期思想體系的宏大思考和縝密建構。至於近思錄的內容，並不能真正、完全反映朱子本人的思想，因爲書中並無朱子思想資料的記錄。陳來先生說「錢穆先生推薦的國學書目，近思錄下面就接著王陽明的傳習錄，跳過了朱子，這是我不以爲然的」，因爲「近思錄所載的是理學奠基和建立時期的四先生思想資料，其中並沒有理學集大成人物朱子的思想資料」。其實，錢穆先生並非

不知此情，在復興中華文化人人必讀的幾部書一文中，他是這樣說的：「這書把北宋理學家周濂溪、程明道、程伊川、張橫渠四位的話分類編集，到清朝江永，把朱子講的話逐條注在近思錄之下，於是近思錄就等於是五個人講話的一個選本。這樣一來，宋朝理學大體也就在這裏了」。雖然，但陳先生指出近思錄無朱子思想資料的意思沒錯，而僅靠江永集註，也未能完全解決近思錄無朱子思想資料的問題。

近思錄無朱子思想資料的缺憾，其實是朱子後學早就深切關注的問題。清初朱顯祖就曾爲此大發感慨：「因思自孔、孟以後，歷漢、唐來千有餘載，始得有宋周、張、二程諸大儒，直追堯、舜相傳之意，其間精微廣大，賴先生近思一錄爲之階梯，俾後學得以入門，而先生在宋儒中更稱集大成者，乃其生平格言實行，反未載於錄內，豈非讀近思錄者之大憾也乎！」可以說，在朱子近思錄構建的理學框架中添置朱子語錄，接續朱子思想資源，一直是近思錄後續著述的「重頭戲」。我們看清張伯行續近思錄序說：「自朱子與呂成公采摭周、程、張四子書十四卷，名近思錄，嗣是而考亭門人蔡氏有近思續錄，勿軒熊氏有文公要語，瓊山丘氏有朱子學的，梁溪高氏有朱子節要，江都朱氏有朱子近思錄，星溪汪氏又有五子近思錄，雖分輯合編，條語微各不同，要皆仿朱子纂集四子之意，用以匯訂朱子之書者。」幾乎就是對近思錄「集朱續錄」的學術史回顧了。只是嚴格來說，其中元熊禾文公要語、明

丘濬朱子學的，並非「仍近思錄篇目，分次其言」者，而名實相符的「集朱續錄」，還另有元趙順孫近思錄精義、明劉維深續近思錄、錢士升五子近思錄、清劉源淥近思續錄、張伯行續近思錄、孫嘉淦五子近思錄輯要、黃叔瓚近思錄集朱等多種。不僅如此，近思錄的注解也多以「集朱」為旨。如宋楊伯岳衍註、葉采集解、清李文炤集解、陳沆補注等，都大量采集朱子文獻為四子注解，而江永集註更是「取朱子之語以注朱子之書」的典型。

對於後世朱子學者在「集朱續錄」這個學術議題上的執著追求，四庫館臣似乎有些不以為然。他們認為張伯行續近思錄「因近思錄門目，采朱子之語分隸之，而各為之注」，實不足為重，說「自宋以來，如近思續錄、文公要語、朱子學的、朱子節要、朱子近思錄之書，指不勝屈，幾於人著一編，核其所載，實無大同異也」。職是之故，像劉源淥近思續錄、張伯行續近思錄等，只能被打入存目。按說後世纂輯朱子思想資料，無非是從傳世的文集、語類、或問等著述中遴選摘取，各家續錄內容有所重複，似亦在所難免，若就此而言，四庫館臣的訾議也不無道理。但若謂之「指不勝屈，幾於人著一編」，則似屬誇大之詞；而謂之「核其所載，實無大同異」，更有以偏概全之嫌。

其實，「集朱續錄」在輯錄條目總數、選錄文獻內容、徵引文獻書目和輯錄編纂體例等方面，是很有些差異的。例如最早編纂於南宋寶慶三年的蔡模近思續錄，共選輯朱子語錄